

不一样的“双抢” 不寻常的变迁

——监利父子见证“三农”焕新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瑜瑜 汪彤 通讯员 徐文静 杨喆 实习生 王永希



今春,朱立勇开插秧机插早稻秧苗。(受访者供图)



朱思荣向记者展示新买的无人驾驶插秧机。

7月底,盛夏晌午刚过,监利市分盐镇裕牛村朱思荣、朱立勇父子戴上草帽再次出门。烈日当头,地烫脚,水烫手,绿叶都晒蔫了。没走几步,背上衣服全汗透湿。

“这么热的天还要出门干活?”父子俩相视一笑:“双抢嘛,抢种抢收,不插‘八一秧’。”按农时,7月中旬收割早稻,8月1日前插完晚秧,半个月完成抢收抢种,时间赶人。

阡陌纵横的田野好不热闹。早稻散发着耀眼金黄,收割机驶过,颗粒归仓;收完早稻的田里,犁耙水响,白花花一片;耕整好的田里,插秧机“嗒嗒”驶过,株株晚稻秧苗整齐地插进泥土,给农田换上一袭绿装。

从金黄到青绿,这种“双抢”的色彩,在画家笔下,它是美丽色彩

的浪漫演绎;在诗人眼里,它是丰收与希望的有序交替;而在农民看来,它是一年的生计。

“双抢”,曾是“最穷”的农民在“最苦”的农村干的最累的活。为了填饱自家肚子,上缴公粮水费,农民寄希望于用双倍艰辛换取双倍收成。这是父亲朱思荣的“双抢”。后来,“打工经济”撑起农民致富愿望,数亿农民背起行囊扎进城市,“双抢”渐渐远去,成为寥寥背影。

令人意想不到,“双抢”这项农民最不愿干的农事,最近两年随着双季稻恢复性增长反而日渐增多。看似违背农民意愿的“双抢”逆生长释放什么信号?儿子朱立勇的“双抢”有何变化?父子跨越世纪的“双抢”接力,诠释了怎样的“三农”变迁?

从上缴公粮水费到种粮拿补贴 政策供给让农民“双抢”劲头高涨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除了上缴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等,还有“三提五统”和其他各种费用。据统计,1995年全国1/3省份农民负担都超过国家规定的5%限制,湖北也不例外,亩均负担300元。

监利是全国产粮大县,130万人口中农民约百万之众。“双抢”就是养活当地农民的不二选择。

朱思荣坦言,因为负担重,农民多种一季就多一季收成,早稻是交给国家的,晚稻才是自家的。也因为负担重,

不少农民抛荒进城务工。朱思荣就把兄弟姐妹的几十亩田收拢自己种。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征收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种粮不仅不交钱,还能挣钱。

多年来,我国持续强化政策供给和资金保障,释放支持粮食生产积极信号。2022年到2023年,农业农村部连续开展双季稻轮作试点。我省加大双季稻扩种力度,今年提前下达双季稻奖补资金4453万元,调动农民“双抢”积极性。

老朱算账:今年抛开开支成本,早

晚稻合计亩均纯收入550元,加上各种补贴330元,种一亩双季稻,能挣约900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业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多个种植主体了解到,双季稻亩产约2000斤,比种一季中稻多收三五百斤,多收入三五百元。

“现在粮食安全成为国家战略,只有多种田才能多收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朱思荣说,国家不断推出新政策增加种粮收益,“双抢”不再成为一种负担,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

从“累到脱层皮”到“农机把歌唱” 生产力跃升让“双抢”走向从容

监利种双季稻由来已久,近3年来面积稳中有增:2021年22.45万亩,2022年24.34万亩,2023年25.05万亩,今年与去年持平。

朱家双季稻面积也逐年递增,今年上百亩。说到“双抢”,父子俩神色不一。

朱思荣回忆当年“双抢”,一脸沉重。4亩早稻,全家累趴。割谷用镰刀,犁田用水牛,割完稻谷再插秧,忙完田里忙禾场,打谷、晒谷、收谷……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累到脱层皮,都是“双

抢”应有之义。

在他看来,“双抢”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在十天半月里抢收早稻抢种晚秧,错过时间就会减产;“双抢”是一场与天气的较量,恰逢最闷最潮三伏天;“双抢”是一场体力竞赛,从割谷、整田到栽秧,从脱粒、晒谷到装仓,10多道工序,一道都不能落下,挑谷挑得肩掉皮,插秧插得手发烂。

今年家里种上100亩早稻,朱立勇笑着说:“比较轻松!”跟父亲的苦和累相比,儿子的轻松何来?

“现在有机具,没以前那么累。”朱立勇说,现在收谷不用镰刀用收割机,犁田不用牛用耕整机,插秧不用人用插秧机,全程机械化不说,而且机械不断迭代升级,功能越来越强大,甚至出现无人驾驶插秧机。

以前,父亲的4亩田“双抢”要半个月;如今,儿子100亩田的“双抢”只要三五天。

目前全省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7%。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让“双抢”变得从容许多。

从换工互助到甩手掌柜 社会化服务让更多农民愿意“双抢”

朱思荣回忆,以前“双抢”忙不过来就请亲戚朋友插秧,然后再去还工。“换工当时很普遍,解决劳力不足。”朱思荣说,有时甚至连人带牛都拉过去帮忙。

2011年,监利诞生首家育秧工厂,为农民提供社会化育秧服务,获利不菲。短短3年,当地育秧工厂增至43家。紧接着,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成为现实,全程社会化服务也随之出现。

家里有不少机械的朱思荣看到其中商机,就邀请好友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提供育秧、耕、种、收、飞防等“一条龙”全程机械化服务。

村民夏红喜种双季稻14亩,今年“双抢”当上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他说,有了合作社,自己不下田,自己还能腾出手来做收购小龙虾生意。

越来越多的农机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市场竞争激烈,倒逼朱立勇提高服务品质,让农民享受高水平“双抢”服务。

朱立勇介绍,以前机手出门插秧,只要把田插满就行,至于成活多少不关心。现在不仅要插整齐,更要讲成活率,否则来年没人找你。不得已,朱立勇把“双抢”机手分为育秧、耕整、机插秧、飞

防、收割等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制定作业标准,规范作业流程。目前合作社发展成员226人,“双抢”服务范围不仅覆盖分盐镇1/3早稻面积,还辐射到黄冈等地。

“农机合作社不仅竞争,还合作。”朱立勇说,“双抢”时节,农机合作社之间相互调配秧苗、机手和机具等现象非常普遍。

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全省有35760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其中农机服务组织超过6700家,未来的“双抢”只会越来越轻松。

从盲目抢田种到适度规模经营 三权分置让“双抢”有更多赚头

2000年春耕备耕时,监利某乡镇无人翻耕下种的耕地占全乡耕地一半左右,撂荒现象严重。愿意种田的农民就把撂荒地捡回来自己种,久而久之当作自家田。

后来中央提出“三权分置”,允许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看到政策曙光的朱家父子,开始四处流转土地,家里田亩越来越多,接近200亩。父子盲目乐观很快被现实“打脸”。

2014年以来,监利推广“虾稻共作”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土地流转费水涨船高,每亩从300元涨到800元。在朱立

勇看来,土地流转费超过600元就不划算,流转面积越大可能会越亏本。

何况,在双季稻生产中,风险也是成倍的,春季低温、夏季高温热害、汛期洪涝、秋季寒露风等都是威胁,不少农民因品种搭配不合理、生产茬口没接好、农机具调运不及时等原因,导致减产减收。

身边不少案例印证农业种植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规模不经济”就出现了。这也让父子俩逐渐意识到,摊子铺得太快,超出管理能力,只会事倍功半。

多年试错,朱氏父子盘算种植100亩双季稻,规模比较适中,风险可控,还能节本增效。

朱立勇说,100亩规模的农资需求量比一般散户大,采购往往是批发价,机械化作业费用也便宜两成,综合算下来,每亩能节省成本180元。

适度规模是散户无法比拟的优势。朱立勇把更多精力投入社会化服务,一年收入30万元。

夕阳西下,百亩稻田褪去金黄,换上绿装。望着绿油油的秧苗,朱氏父子满脸欣慰。今年“双抢”顺利过去了,老朱没有往年的疲惫,小朱也有不错的收益。父子俩的“双抢”,从负担变成服务,从生计变成生意,一场跨世纪的“双抢”接力就此完成。

我省两年“抢回”粮食超两点四亿斤

建烘干中心解决晒粮难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彤 通讯员 赵西辉 胡雄 欧阳萍 廖开意

8月6日,全省粮食烘干能力提升推进行动暨技术培训活动现场在荆门举行,湖北洋丰科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湖北双利农机制造有限公司等农机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粮食烘干设备,满足不同使用场景、用户需求,受到省内外种植大户、经销商关注。

天还暑,谷渐黄。还有不到一个月,中稻就要收割了。今年收获季,荆门市淼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云峰格外有底气:“我们新买了两台水稻烘干机,一天能烘干12.8万斤稻谷。晒粮不用再靠天了!”

干燥储存是粮食收获后的关键环节。资料显示,湖北年均降水量约1200毫米,远高于全国632毫米的平均水平。其中,五至九月集中降雨期与小麦、水稻收割晾晒期重合,粮食极易因不能及时晾晒造成霉变、发芽。过去,农村家家户户有晒谷场。如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从单家独户变成集中居住,晒谷场越来越少,晒粮成了老大难。

李云峰所在的荆门市东宝区石桥驿镇是当地水稻大镇,水稻种植面积约6.5万亩,年产量4万余吨。2022年之前,全镇仅2家粮食烘干中心,烘干批处理能力仅375吨,粮食产地烘干率近35%。每到收获季节,两家烘干中心外总是排起长队。大多数乡亲只能四处找地晒粮,公路边、屋顶上,甚至一些学校、机关场所。露天晾晒的粮食容易被鸟啄、虫咬、鼠食、车辆碾压,邻里之间、干群之间没少闹矛盾。最令乡亲们担心的还是天气。李云峰记得有一年秋收遭遇持续阴雨,两家烘干中心24小时作业也忙不过来,大伙儿又找不到地晒粮,只能眼睁睁看着稻谷霉掉。

提高粮食产地烘干能力是解决晒粮难的根本之道。2022年我省启动粮食烘干能力提升行动,将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向粮食烘干设备倾斜,对新建烘干中心实施财政奖补,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烘干点、购置烘干机。

李云峰的合作社有场地、交通位置方便,东宝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鼓励他建一个烘干点,向他详细讲解了购买机具、提供烘干社会化服务的相关奖补政策。经过一番考察,今年上半年,他购置了两台烘干批处理能力32吨的低温循环式谷物干燥机,原价近60万,叠加各类补贴后,便宜了近20万元。他计划今年秋收时为周边四个村农户烘干500多万斤稻谷,每斤利润空间约0.015元,赚7万多元,明年再逐步扩大服务范围,争取四年内回本。

根据规划,石桥驿镇拟新建6个粮食烘干中心,粮食烘干批处理能力达800多吨,目前已建成完工5个。

“既要满足农户服务需求,又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省农业发展中心农机处处长吴昭雄介绍,自粮食烘干能力提升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地经过科学选址布局,引导市场主体新建粮食烘干中心879个,新增粮食烘干机2610台,共烘干粮食490亿斤,减少粮食损失2.4亿斤以上。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建成粮食烘干中心2338个,烘干机保有量为1.09万台,粮食烘干批处理能力达24.7万吨,基本满足全省粮食烘干需求。

烘得了,还要烘得好、使用便捷。占地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型移动式烘干机,无噪音、可回收粉尘的热泵烘干机……一系列新式装备上市,可有效提升全省粮食烘干能力。

“加快提升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我们将引导本地农机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提升工艺水平,推动粮食烘干设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大粮食烘干技术推广,实现经营主体、农民双赢。”省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姜卫东说。



“双抢”结束,老朱家的稻田插满整齐的晚稻秧苗。

记者手记

“双抢”的新旧之辩

□ 崔瑜瑜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双抢”已逐渐摆脱繁重农事的符号意义。

20年来,“双抢”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它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而是一键启动的全程机械化操作;它不再是单家独户的起早贪黑,而是一种定制的个性化服务。以前青壮劳力不堪重负,如今七旬老人轻松搞定;以前手脚并用成天泡在田里,现在穿起皮鞋当起甩手掌柜。

20年来,“双抢”的社会功能变化很大。它不再是农民吃饱的生计,而是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再是恶化干群关系的因果链,而是团结农民的连接点;不再是税赋负担下的辛苦选项,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自觉行为。它承载传统农业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推动现代农业的平台功能不断强化。它给了合作社更多的市场业务,给了农民更多的创业机会,同时也满足了更多农民还想留在土地上的意愿。

从形式变化到功能转变,是“双抢”时代背景的变迁。旧“双抢”时代,农业支撑工业,农民奉献国家,牺牲巨大。如今国力日强,财政补贴农民,工业反哺农业,不仅是金钱上的回馈,更多是生产能力的提升。农业是“重中之重”,必须优先发展,必须强农富农。近年来,我国加大“三农”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农机装备改造升级,不断为农业现代化提速。

旧式“双抢”已是久远记忆,鲜有人提及。它是传统农业的不可或缺,农业进程的阶段产物,留下过浓墨重彩,但这种记忆终将淡去,消失,被充满现代意蕴的“新双抢”所取代。

“双抢”之变,折射农业变迁,也折射社会进步、民富国强。



专为丘陵山区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